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

第七回 李七侯替弟領罪 左青龍作惡害人

話說杜雄把李七侯領到公堂，說：「李七侯告進！」兩旁人役喊：「哦！」李七侯心內說：「杜雄見我甚講情面，喊嚷告進，其中定有緣故。」來至大堂，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我李七侯叩頭。」彭公一見，知是在滸江寺嚇退張宏的，說：「你這廝真正大膽，縱使你兄弟行兇作惡，任意妄為，今天你來此，應該怎樣？」李七侯說：「我求老爺恩施格外，把我兄弟開放，我情願替弟領罪，不知老爺尊意如何？」彭公知李七侯是個仗義疏財之人，可以恩收此人，留在此地捉拿強盜。想罷，說：「李七侯，這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？」李七侯說：「總是小人管教不嚴，以致吾弟作此逆理之事，小人情願認罪。」彭公說：「國家定鼎以來，一人犯法，罪及一人，律有定章。本縣久聞你是一個響馬，家中窩藏盜寇，今天倚仗你那些為非作惡之人，前來擾亂我的公事，對也不對？」李七侯說：「老爺既知道小的在本縣並無一案，再者老爺可以查查底卷，把老爺貴差喚來問問。小人唯知剪惡安良，與民除害，專殺霸道土豪。小的兄弟無知，唯求老爺念愚民無知，治罪於小人就是了。」彭公說：「你既是明白人，也該知道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。大丈夫生在世，總要揚名顯親，方是立身之本。你今天前來，本縣看你相貌非俗，我有幾句話告訴你，你要是真正英雄，本縣要收你做個頭役，跟我當差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李七侯一聞此言，心中倒為了難啦！有心不應允，又怕救不出兄弟來；有心應允，又怕得罪了那些綠林中好友。想罷，往上挪了一步，說：「蒙老爺施恩，抬舉小人，焉敢違抗；無奈家中私事無人辦理，小人暫且告辭。過日稟明老爺，可以效力。」彭公說：「我今看你份上，來人，把李八侯給我重打八十！」皂役答應說：「是！」

把李八侯拉下去，打了八十大板，帶上來跪下叩頭。彭公說：「我暫且饒你，此你知非改過，那還可免，倘再犯在本縣之手，我定重重辦你。李七侯，你將兄弟帶回，必要嚴加管教。」李八侯連聲求恕，那家人孔亮還在一旁跪著。李七侯給彭公叩頭說：「謝過老爺，還求老爺把孔亮放回。」彭公說：「李七侯，你還要替你那奴才求恕。你想，你兄弟所為的事，皆是這奴才所使，我今要辦他，以免他再生是非。」七侯知道孔亮素日有些過惡，他兄弟是他引誘壞了。遂叫八侯與他一起給彭公謝了恩，二人出衙門，與綠林英雄相見。那金眼魔王劉治說：「二位莊主，如今怎麼樣了？」那李七侯把在公堂的情形，細說了一遍，然後回家。彭公把孔亮重責了一頓，命取一面二十多斤重的枷來，枷號三個月後，再行開放。

彭公退堂，來至書房，彭興兒說：「老爺洗洗臉用飯吧。」

彭公點頭。說：「預備了。」用飯已畢，自己斜身安歇。天有過午醒來，彭興兒送過茶來，吃茶已畢，傳升堂伺候。三班六房把花名冊子呈上，點了名，又把前任未結的案子三十餘件看完底卷。吩咐人役，明日把未結之案內的人，一概帶到候審。吩咐已畢，退公堂自己辦事。凡一切刑名師爺、錢谷師爺、教讀師爺、書啟師爺、稿案知帖，各等皆無。除去興兒之外，就是三班六房，連廚子也皆是前任的。彭公為人，除俸息養廉之外，

毫無沾染。到任十數天，大小斷了七十餘件，政聲傳揚，三河境內無不感德。

一日清早升堂問案，忽聽外面一片聲喧，大叫申冤，求老爺救命。那些門役還要阻擋，彭公吩咐把喊冤之人帶上來。值班差役答應，帶上來有七八人，俱是鄉民氣象，老少不一。頭前那個年有五旬開外，身穿藍布褲褂，白襪青鞋，五官端正，淚眼愁眉，口呼：「老爺救命，小的冤枉死哉！」彭公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哪里居住？有冤枉趁此說來。」那老者臉帶淚痕說：「小的姓張名永德，自幼務農為業，拙妻故去，唯生一子一女，吾子名叫張玉，年二十歲，小女鳳兒，中方十七歲，小兒未曾娶妻，女兒亦未受聘，住夏店村東頭。那日村中唱戲，女兒前去看戲，於四月二十八日，被那夏店街上有名的光棍硬把小女搶去。他姓左名奎，外號人稱他左青龍，他叔叔是裕親王府的皇糧莊頭，他又當本街牙行門頭，手下有些打手。吾兒張玉找到他家，他把我兒亂打一頓，小女也不知死活，吾兒受傷甚重，特意前來鳴冤，求老爺恩施格外，給小人尋找女兒，全家感德。」彭公說：「是了，你們那些人又是為什麼，可有呈子？」內中有一人說：「我們告的都是左青龍，均有呈狀在此。」

遂舉狀呈上。差人接來，遞給老爺一看：頭一張具呈人餘順，係三河縣夏店小東莊民人。

為勢棍欺人，嚇詐鄉愚事：竊夏店門行經紀左奎，匪號人稱左青龍，倚仗伊叔左莊頭欺壓鄉民。前於四月初九日，在夏店街買麥子八十石，玉米三十石，該銀五百二十兩，伊全不給價。親向伊討，伊帶同餘黨十餘人，內有孫二拐子、何瞪眼、賈有理等，反說順訛詐，手執木棍鐵尺，打成週身二十餘處重傷。先經前任老爺驗明，至今未曾傳伊到案。因此斗膽冒犯天威，唯求恩准，傳伊到案，以憑

公斷為感。

彭公看罷，又看第二張呈子，也是左青龍霸佔房產，還有合謀勾串，私捏假字，欺壓孀婦，雞奸幼童，侵占地畝，私立公堂，拷打良民，威逼強婚等事。彭公看罷，心想此事關係重大，真假難知，若真是惡霸，前任為何沒有一張底狀告他？也許是一家飽暖千家怨，借貸不週，大家告他。我必須要眼見是實，耳聽是虛。想罷，說：「你等下去，三日後聽批。」眾黎民下去，彭公退了堂，來到書房，更換衣服，又要前去私訪。彭公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彭縣令辦幾件奇異公案，魏保英移屍身以假弄真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